

### 內地幼兒教育透視系列

三之三

長期以來，學前教育是中國教育體系中的薄弱環節，投入不足、師資短缺、「入園難、入園貴」等問題突出，虐童案更令家長們對幼兒的基本人身安全產

生極端不安全感……隨着「二孩」時代全面來臨，適齡幼童數量激增，保障幼有所育成重中之重。教育界提出，要破解入園難，除了政府提高學前教育的支出外，還須扭轉辦學商業化的現狀，讓教育事業回歸公益本質，通過立法規管學前教育，保障幼兒就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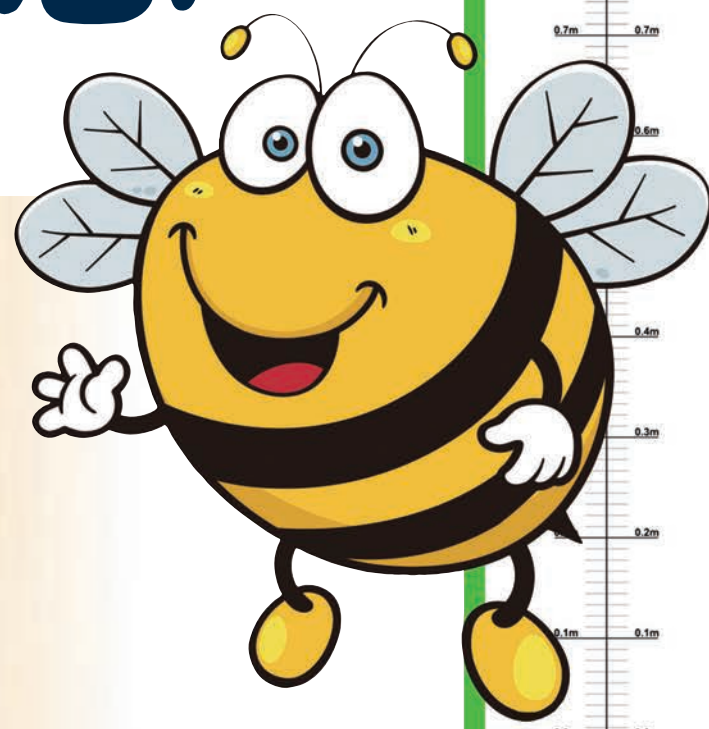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 辦教育不是做生意

## 業界籲去商業化回歸公益 加大投入破入園難



教育界指要破解入園難，讓教育回歸公益是治本之道。圖為山東威海一幼兒園內，孩子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做遊戲。資料圖片



### 近年幼園學生數量

2013年：	3,895 萬人
2016年：	4,414 萬人
2022年：	5,000 萬人(預計)

### 未來幾年預計缺口

幼園缺口：	11 萬所
幼師缺口：	超過300 萬人

## 天價早教隱患多 不出事就沒人管

多項調查指出，長期處於「三不管」狀態的早教(0-3歲幼兒)機構，存在着天價收費、安全隱患、虛假宣傳等亂象，但「不出事，就沒人管」。

### 工商註冊極低 經營外「三不管」

11月，上海攜程親子園爆發給幼兒餵食芥末的惡性事件，事後輿論出現婦聯、園方和出資方攜程的「多方扯皮」，凸顯出早教機構的管理混亂。早教機構的監管空白，有歷史原因。上世紀80年代0至3歲嬰幼兒早期教育歸婦聯部門管理，後轉歸教育部門。如今，私立早教機構一般是以教育諮詢有限公司的名義到工商局註冊的，門檻很低。工商部門只對經營行為進行監管，對於教學內容、師資、環境等方面無法插手。

### 收費動輒數萬 安全隱患嚴重

媒體調查顯示，內地早教機構存在多種問題。很多明目繁雜、玄之又玄的課程，例如「全腦開發」、「激發潛能」等課程，並沒科學依據，而且收費高昂，一年費用動輒數萬。

早教機構的安全隱患問題，更十分嚴重。早教場所多設於商業寫字樓，並沒有針對3歲以下的嬰幼兒專業安全條件。同時，消毒等設施並沒有嚴格規定，很多也只是走過場而已。消防方面亦隱患嚴重，食品安全出現問題等狀況在多地出現。

專家建議，應盡快將早期教育正式納入學前教育事業範疇，明確由教育行政部門監管。

北京某早教機構，孩子們在上課。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前幾年，說走關係『塞』兩個孩子入園，我還有辦法，今年是真不行了，孩子太多！」一位就職於北京知名公立幼兒園管理層的王老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全面二孩政策後，適齡入園兒童數量暴增，令北京等一線城市的很多幼兒園超負荷運轉。

### 幼師入行容易 培訓短不扎實

「現在每個幼兒園都面臨『招師難』，」從事二十多年幼教工作的她說，老一代幼師全是經過專業訓練的科班出身，但現在這樣的老師已幾乎沒有了。年輕老師自己還是孩子，所學專業不扎實而且培訓時間短。因為孩子多，所需要的老師就多，招聘門檻很低，有個證就能上崗。一些私立幼兒園管理不到位，出事前在某種程度

上是必然的。「作為幼教工作者，我們盼望能夠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提升幼師入職門檻，提高幼師收入，明確規定招生政策，更合理地分配學前教育資源，建立更多明確的規則。」王老師說。

### 佔教育開支1.3% 儼如沒奶的孩

近年來，雖然官方不斷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並通過行動計劃等方式推動學前教育發展，但並不能補上學前教育長期的欠賬——2010年之前，中國學前教育一直相當於「沒奶的孩子」，投入僅佔教育總經費的1.3%。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更加劇着學前教育供需矛盾的爆發。

2017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史無前例地將「一號提案」聚焦學前教育，建

議在九年義務教育已實現基礎上，將三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範疇。

### 全免費不可能 依法規管可行

上述提案雖然贏得輿論一致叫好，但並沒有得到教育界人士的認同。由於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和普及性等特徵，在當今發展並不均衡的中國，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最大障礙仍是資金問題，這需要更大力度的投入，政府是否願意、能否負擔得起這部分增加的教育支出都是問題，因此，強制要求3歲兒童必須入園並不切實際。事實上，很多發達國家並沒有將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而是作為免費教育向公民提供。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長龐麗娟長期呼籲制訂《學前教育法》。她向內地媒體表

示，《學前教育法》應以法律形式，明確學前教育是國家基礎教育、國民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要明確規定各級政府與相關部門的主要責任，並建立起符合國情的學前教育管理體制，投入體制與運行保障機制等。王老師說，學前教育應是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但現在社會上談的都是動輒千億的幼教市場，想的不是怎麼教育好孩子，而是如何從孩子身上賺更多錢。同時，幼教產業鏈中一線工作的教師，只有十分微薄的收入。這些如果不能得到明確和解決，在適齡幼兒暴增的背景下，學前教育爆發的矛盾只能愈演愈烈。

通過《學前教育法》的實施，明確學前教育的性質，讓「生意」回歸公益，已成為各界期盼。

## 幼教回歸公益 方為治本之道

### 微觀點

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發生後，北京市要求各區幼兒園增設攝像頭，加大密度，實現監控全覆蓋、無死角，同時每所幼兒園配備一位責任督學，並建立健全校園溝通機制。加強監管與溝通，對於因虐童案頻發而十分敏感的家長來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僅靠攝像頭和督學等強制措施，不可能杜絕幼兒園虐童等違法事件的發生。

孩子每日要在園裡學習、生活10小時左右，攝像頭監控在事前可能起到震懾作用，在事後便於取證，但再嚴格、無死角的監控也不可能覆蓋到全部。真正做到「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被傷害」，讓每個孩子都得到優質的學前教育，需要官方從教育投入、體系建設、監管等多方面下大力氣，需要家長與園方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

幼兒園到底應該是什麼機構，定位依然十分模糊。人們普遍認為，幼兒園是教育機構，肩負幼兒啟蒙的重任。但是，紅黃藍幼兒園虐童案發生後，其總部卻第一時間向投資人道歉，解釋案件不會影響資本計劃。「你說的是教育，他講的是賺錢，你罵的是虐童，他說的是股票」，在學前教育領域，教育公益屬性和資本逐利性的矛盾不斷爆發。

中國的教育、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都曾經歷過「產業化」浪潮，令民眾苦不堪言。近年來，政府逐步「撥亂反正」，在這些領域加大投入，尤其通過多部法律的實施，從顶层設計上明確義務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務屬性。近期以來，學前教育的矛盾凸顯，已成為整個教育體系中資源分配最不平衡、民眾呼聲最強烈的領域。盡快整頓學前教育、重塑學前教育體系，讓幼兒園等機構回歸公益屬性，也許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 日做逾十小時 幼師月薪僅兩千

### 特稿

紅黃藍虐童事件爆發當日，正值幼兒園感恩節開放日。在組織完一天活動後，小莉老師回到家，哄好3歲女兒入睡，開始加班製作開放日活動的微信公眾號推文。辦妥所有事務已是凌晨1點多。她只能睡幾個小時，早上又要趕到幼兒園迎接孩子們。

### 薪酬僅夠溫飽 月嫂收入翻倍

小莉是一名已有十餘年教齡的幼兒園教師，在北京一所公立幼兒園擔任班主任。白天與兩名年輕老師、一名保育員，需照顧將近30名幼兒的生活，並教導中英文。晚上，孩子們離開幼兒園後，小莉的工作還沒結束，她還要製作手工、佈置教室、編寫計劃和總結、並通過微信公眾號宣傳班級——雖然訂閱量基本不超100，但這種新媒體手段已成為所有優秀幼教師的標配。

與每日十餘個小時工作不對等的，是包括小莉在內幼教師整體十分微薄的收入。剛入職的年輕老師月薪只有兩千多元，資深老師也不過5,000元左右，這在



北京一所幼兒園裡，小朋友在老師的指導下製作「棒棒人」回謝師恩。資料圖片

居大不易的北京能夠溫飽。事實上，幼師尤其是持證的轉行非常容易，做月嫂或者育兒嫂的收入幾乎能夠翻倍。「我喜歡孩子，每天跟孩子們相處得快樂，是用錢無法衡量的。我也喜歡做老師，尤其幼教師，可以說是孩子們在集體生活中的啟蒙老師，是有榮譽感和責任感的職業。」

### 籲減雜務打擾 更多時間育人

與很多幼師一樣，小莉並不願意過多評論紅黃藍等虐童案件，「我會做好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底線，希望不要因為個別敗類，就拿有色眼鏡看幼師這個行業」。她說，從長遠看希望幼師行業能夠獲得更多支持和尊重。但目前工作最大困擾，是教師的工作被太多雜務打擾。「我希望把更多時間留給教育、培養孩子，讓他們從小養成良好的學習生活習慣，這比那些虛的東西都重要。」